

# 臺灣文藝傳奇

創刊號



臺灣文藝聯盟編輯

展，刺激了文學界長足的進步，在這一時期，產生了不少的作家的作品，一九三五年八月復於臺中市民館召開第二次臺灣文藝大會增加新的文學同志不少。後來因為異民族統治者的加緊壓迫和自身的經濟條件以及文學同志等的離開臺灣，「臺灣文藝」於二年後終告停刊，臺灣文藝聯盟在無形中也停止活動了。二十年來，我們經過了歷史大改革的時代，日本帝國主義者的侵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發生，納粹投降，以至臺灣的光復，我們生長在這大時代裏，但是為什麼我們還無配合這時代的偉大作品產生呢？臺灣文藝聯盟在無形中已經消滅，但是想起來，文藝聯盟還沒有正式宣告解散，或者不必再來一次鄭重聲明予以正式解散，因為大家已認為文藝聯盟是過去的團體了。編僕既往，不禁有無限的感慨，值得紀念的賴和先生，楊華先生已成故人了。又『臺灣文藝』的熱烈支持杜張星建先生以及許多作家黃石輝、江賜金、鄭徵祥、趙櫻馬、翁闡、吳天賞、翁夫、謝萬安等諸先生都已不在人世。活着的人也大多已散離。總之，臺灣文藝聯盟所留下的事蹟是不可磨滅的，現在誰要來承繼它，發揚它？時代是前進的，從事文學的人應該是不會絕滅的，眼看今日臺灣文學界這樣空虛，這樣消沉，誰說這是光復後應有的現象？希望新時代的文學工作者負起新的任務，繼往開來，確立臺灣文學而產生偉大的作品。

附錄：第一次臺灣文藝大會被邀請出席的名單：（尊

(稱略)		北部——黃純青		黃得時		郭秋生		林克夫	
朱點人	吳逸生	蔣子敬	楊天佑	陳達源	謝廉清	王詩琪	徐瓊二	黃潤彌	
陳鏡波	吳希堯	張羅賢	何春喜	陳潤源	李春霖	林輝琨	劉捷	吳淡梅	
陳君玉	吳劍亭	黃洪炎	陳潤源	王詩琪	李春霖	李春霖	謝廉清	郭秋生	
洪耀勳	林堅如	陳潤源	李春霖	李春霖	李春霖	李春霖	劉捷	林克夫	
高望藩	邱耿光	楊雲萍	李獻培	李獻培	李獻培	李獻培	黃潤彌	黃潤彌	
吳澄淵	蔡秋桐	郭水潭	吳新榮	吳新榮	吳新榮	吳新榮	謝廉清	謝廉清	
胡彬彬	謝昌樓	徐玉書	陳潤源	陳潤源	陳潤源	陳潤源	郭秋生	郭秋生	
李佩峯	吳長卿	王開運	陳幼謙	陳幼謙	陳幼謙	陳幼謙	林克夫	林克夫	
楊華	謝禹安	鄭益銘	郭翠玉	郭翠玉	郭翠玉	郭翠玉	黃潤彌	黃潤彌	
南部——		陳清池	賴和	黃炳失	陳虛谷	莊明鑑	楊遠	楊遠	
張長安	楊松茂	林耀龍	周定山	吳慶堂	林幼春	葉榮鐘	劉捷	劉捷	
吳澄淵	吳祈	葉耀共	施炳煌	林敬璋	林敬璋	林敬璋	黃潤彌	黃潤彌	
莊垂勝	陳臥薪	黃菊次郎	林茂泮	黃廣東	黃廣東	黃廣東	謝廉清	謝廉清	
吳宗敬	鐵骨生	郭明欽	魏根正	林松水	林松水	林松水	郭秋生	郭秋生	
林文騰	賴明弘	林越峯	吳步初	吳步初	吳步初	吳步初	林克夫	林克夫	
鄭徵祥	鄭鈞濤	張深切	何集堅	何集堅	何集堅	何集堅	黃潤彌	黃潤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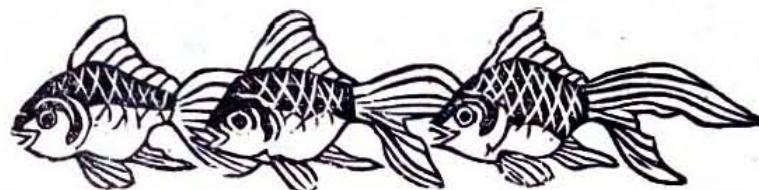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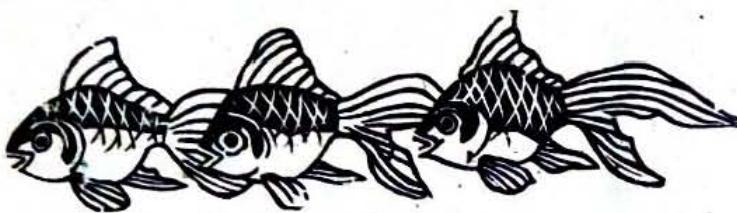
(此外尚有同好者，被邀請出席而未及列入此單者為數甚多，但因手頭資料短缺，請予原諒)

# 臺灣文藝創刊號目次

## 第一部（白話文）

熱語	邱	歌	光
創作動機與表現問題	許先發	部隊	楚
真不愧爲「萬物之靈？」	周	定	山
誠實的自己的話	吳	鈞	女
隨在病床	柳	曉	平
孔子的文學觀及其影響	黃	曉	一九
文藝大眾化	劉	時	二〇
偉大詩人林幼春先生	堅	如	二二
詩 燕子去了後的秋光	列	良	二三
鄉村微音集	楊	華	二五
醒來吧！朋友	夢	湘	二六
鴨	青	光	二六
狗	守	華	二七
無花果	坤	真	二七
歌劇兩對摩登夫婦	點	切	二七
到城市去	守	峯	二八
鴨 母	林	急	二八
	張	三七	二九
	深	泰	二九
	越	良	三二
		華	三三
		如	三三
		時	三三
		得	三三
		山	三三
		女	三三

## 第二部（和文）



吾々の創作問題	水	福	五四
臺灣文學の鳥瞰	劉	捷	五八
屏島の葬列	吉川わたる	人	六三
音楽感傷	吳陳江	溪	六六
詩別れ	同	天	六七
ミューズを求めて	張	燐	六七
彷徨者のなげき	本	梅	六七
新高登山日記	張	建	六九
夜明け	田	人	六九
ローマンス	碧	洞	七七
おとろ	高	七	七〇
童話集『お馬』	茂	光	七六
文藝同好者住所氏名	日	高	七六
歌曲懸賞募集	高	紅	八四
編輯後記	春	椿	八四
小説懸賞募集	八七		
文藝同好者住所氏名	八八		

# 鴨

# 母

張深一切

我這篇劣作是根據從前曾在民報和謝孟章君打筆戰官司的理論——「心理寫不要論」——而寫出來的。技術和手法本人還感覺許多不滿，尤其是對事件的敘述與其社會性、及人物和環境的描寫與其影響性等的問題，都爲了短縮篇幅關係，終于脫落無遺了。此點和本人的主張頗有出入。然而，在於編輯期之間，脚忙手亂的當兒，還能夠草創這篇根據理論的劣作貢獻於讀者們，實在老實說，本人也認爲非常滿意的。短促的時日，草々成筆，遂以問世，此間是否能無誤謬？這惟望讀者們加以毫無客氣的嚴重批評就是。

○ ○ ○

事件的發端是不值蚊虫一螯的痛癢，但是它的結果，却膨脹至結爲贊嘆，陷爲懲罰，將有污穢社會的厲害了。

要知道這起事件以前，頂要緊的——是要先曉得簡明華先生的人品和性質——因爲他是製造這起事件的主人翁。

黑漆漆的頭髮也逐漸多斑白起來了。

「簡先生那樣教子有義方，自然薰育兩個孩子都很出色了。不但大的曾經做過教員，就是小的也當過教員，你道臺灣雖大，像他們一家三人都當過教員的還有幾家呢！」

這是N庄的老頭長時常對人家稱讚他的話。

其實，那兩個兒子都是依賴過乃父的勢力，和經過了許多很猛烈的運動後，纔獲到了「雇員」的椅子的。可是，不經多久，這兩個名譽雇員卻以「依願免」的形式被革職了。

據說，大的是爲着指頭大靈動，看到人家的東西，食指便要翻動起來，……這還不打緊，獵斃奇癖更是利害，這一層就很便，庄民不堪其擾了。

小的呢，他更加乖巧了。竊盜、恐嚇、強姦、文書偽造、詐欺、橫領等々，任你說得來的事，他總是無不會幹得到的。

然而，簡先生却一些沒有驕傲，好像修養到「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的了。他一點沒有失望，一些沒有悲觀。倒是每逢人家偏要說說自己的兒子怎樣才情、能幹，而且有孝等々，說了復說，講了復講，還怕人家不相信，直要引例作證，說到水落石出然後肯放你干休。

這一天，他忽然發見了一個重大事件——就是他鍾愛的六隻

簡明華本名化。N庄人。年五十六歲。家富。曾任公學校教員。現任N庄漢書房先生。  
X X X X X

N庄的豪紳們都稱讚他是一個「忠孝」双全的模範人物。怎樣說呢？——

他每早晨起來，定規頭一次先向東方合掌行禮，祈禱聖壽萬歲。次則帶他兩個小孩子到他的祖先墳墓去參拜。就地在那朝露溼潤的墓前，說起他的祖先的來歷，和他的父母曾怎樣勉勵勤儉，而鍾愛過他，所以到這時候，他還心念不忘他們，也爲了這樣不由的他每天都來這裡參拜。

他這樣謹謹然告訴了後，自然的裝做一個很莊嚴的咳嗽，隨手拉出一個龍銀大的錢子，看一看，知道是時候了，便叫那小孩子們上學堂去。

他十年如一日死板板的這樣一些不解反覆實行。光陰荏苒，春冬謝過二十有餘次。他的鼎字形的面貌，早已多添幾條皺痕，

鴨母，並不講道理的竟儻然掩面匿跡了。

他的相貌，看看紅漲起來，臥蠶眉從鬚角豎起，眼球露得圓睂大，那濃密的八字鬚說不定燃斷了六七根，怒罵叱喝咆哮於大庭前，好像大爺突然發狂了。

他的大兒子，聽起囁嚅的聲音着了一驚，走出來剛要開口問問什麼，嘴猶未開，舌猶未起，就被喝得抱頭鼠竄而走了。偏有一個懶頭頹腦的媳婦搗動着他的大屁股扭捏到他的面前，叫聲：「阿官」……嬌聲方送出，忽地來得快，避得遲，他的頭上早已跳出兩三個肉瘤頭了。

「怎麼了？」

這是簡太太從大廳門邊播出來的聲音。

「咱們的鴨母六隻都不看見了！」

他稍下一點威氣說。

「哼！怎麼會不看見？總是因這個婆娘不知顧的吧！夭壽婢！要去給我找出來，這趟我不出來，恁祖媽要活活打死你！」

簡太太走出廳門，一面指一指鴨。

「他媽的，那一個畜生敢偷我的鴨母？膽大包天！」

「若是被人家偷去了，可不是要冤枉到死！你想——咱們的鴨母是很好的，每天都生得一大「桶盤」的卵兒，這麼大的，咱們的

鴨母生的卵兒是別人家的生的還要大一的點！」

簡太太表露出愛惜傷心的神情，以手比較的卵形，差不多還要較鴨卵大一點的。他聰慧，把他那矯的眼光盯着矮小的額頭，嚇問，

「臺您老母臭××，什麼時候沒有看見了？」

「是，大概是今早吧……」

她仍摸着頭上的錢頭，戰々就走底走近一點說。

「您老母的×××！今早！現在已經幾點鐘了？七點多鐘，

……

他由胸前的時鐘袋裡拉出那個龍銀大的錢子瞧一瞧，口裡仍罵不絕口。他拭乾鼻水，總領算目說，

「我，我……清早起來看不見鴨母，便想向阿官你說，因為阿官還沒起來，祇得先向阿娘說起……我，我……清早至今，已被阿娘打的好幾頓了……」

也一斷一續似哭非哭說到這裡，平白聽得幾聲「該打！打死打死！」就暈倒於地上，變成一字弓形了。

## 第二號

場所在簡明華的大廳，秋風微起，太陽西照的時候。賴區長坐在中央，簡先生坐於左側，其他一大群穿靴綢的——黃莊長何組合長、林前庄長、賴保正等都環繞而坐。

## 第三號

「鴨母阿，沒有法子了，祇好照簡先生要求的樣子去辦吧。要是不然，你知道啊，這豈是只吃『飯丸』監鹿就就會算了事？」

猪公目的何組合長把肥胖的身材搖一搖，似乎坐不耐煩地站起來，說完了後復坐下去了。

「簡先生請你容情他一點吧。鴨母掛紅絲線還你，買金香燭謝罪，這都是很應當的……只是要買餅子分配庄民……這……他似乎擔不起的，因為他是一個養鴨母的窮光蛋，錢是無從……」

## 第七號

「慢着，你是這保的保正，怎麼這樣不曉道理？他偷了人家的東西，不送他去吃『飯丸』已經太便宜了，將他餅子有什麼容情不容情？難道叫他去吃『飯丸』纔是容情嗎？我庄中有這種作賊害蟲，實屬慚愧得很，被外庄民聽見了豈不貽為笑柄？他損害了庄民的名譽不淺，所以這次若不從嚴責罰他，難能警戒後人，餅子是決不可少的，少了一塊也不行！況且我聽見他暗中積善不少，縱沒有三百五百，也總有一百兩百，而說起餅子呢，不消費了一二十塊錢就夠了，你道這輕輕的責罰是太橫虐了嗎？」不！」

簡先生的這一席話，演講得有聲有色，直令神經質的保正拍掌道「是」，就是在座的榮先生們也無不嘆服，滿口齊聲道「是是」了。

○ ○ ○  
簡先生這番自任檢察官兼裁判長，論告判決辦來十分駭然，在的座諸先生們個個都表現出欣佩的態度。阿應今天看這許多穿鞋襪的先生們輪班審判，檢直已經是驚不少是顏色，這時再聽見簡先生的那一套的大論告，縱不屎尿尿流，也許心膽俱碎了。

他在被審問的時候，雖然還曾表示過一點弱者的掙扎，但是那些掙扎誰也能夠想像得到的套話，不但難能引起人家的同情其實是祇會討人厭惡的（？）

而先生的態度很有威嚴，口氣也好像檢察官的嚴謹。阿應祇是低着頭不答。也許他是養鴨母的人吧，露出的表情多有帶一點像鴨母的氣分。

「是啊，簡先生說的『嗚』。」

黃莊長表示贊成後坐下涎沫，擲開香烟殼一面拭嘴一面說。

「到這時候，祇好老々實々說出。」

賴區長並不修飾尾詞，說罷把右手撫拂「下巴頸兒」的美鬚。

「唔！明令是你偷去，還想抵死賴？可惡！」

前任的莊長林先生這一聲喝得更響亮，他那高起的鼻頭上點着一遍的汗珠。深凹的眼光竟會射出獵獵的光芒。

「鴨母阿，沒有法子了，祇好照簡先生要求的樣子去辦吧。要是不然，你知道啊，這豈是只吃『飯丸』監鹿就就會算了事？」

○ ○ ○  
猪公目的何組合長把肥胖的身材搖一搖，似乎坐不耐煩地站起來，說完了後復坐下去了。

「簡先生請你容情他一點吧。鴨母掛紅絲線還你，買金香燭謝罪，這都是很應當的……只是要買餅子分配庄民……這……

他似乎擔不起的，因為他是一個養鴨母的窮光蛋，錢是無從……」

## 第八號

場所仍是簡先生的大廳，日上三竿。廳內的空氣異常緊張。人物裏頭最惹人注目的是抱膝蹲在廳角的楊仔三，他的俗名人家叫他賤仔三——因為他是很出名的雞賤，他靜悄悄地蹲在那裡好像在着暗々啼哭，然而他並不是在着啼哭，因為他的眼睛有點壞，目睫之間時常濕潤不堪，彷彿看來，好似在着欲々流淚的。其餘應嫂阿的扮飾也很不錯。因為他的那双冬筍脚顯得異常特色。

「先生請你替我打算吧。」

阿應的額頭蒼白，今天却呈乎不大甚常了。榮養不良和被太陽晒得病黃顏色，露出一抹興奮的透紅，訥訥然的口舌也轉動得比較流暢了。

「咄！打什麼算？笑話！你的鴨母自己帶回去就算吧……」

簡先生的面容仍表着不可侵犯的神威，頂領小，柳骨隆，下

字形的容貌而戴那偉大的身材，彷彿的確是好一個蒙古將軍，儼然八面威風。

「恐怕那不是道理！」

阿應一面恨々地罵曰斜視賊仔三，一面接落下句嚷道：

「什麼？你叫楊仔三要將鴉母掛紅紗線送你，買金香燭向你謝罪，買餅子分配庄民，而却叫我鴉母帶回去就算了！」

林前庄長看阿應今天來的不是勢頭吧，表露着一種周章的顏色說道，

「對不住，簡先生……我今天有點事情我要先失陪了。」

說罷動起屁股便要走了，阿應展開兩股黑炭般的手攏住喊道：「慢着林先生，請你今也聽我的道理吧。剛才我叫阿爲去請你——你說簡先生要請你，問你有工夫嗎，你講今天禮拜日並沒事做，怎麼這時候忽地生出事情來呢？」

「坡屁，我要走不走與你何干？好，我就看你放什麼屎色來吧。」

林前庄長發了脾氣再坐下去，簡先生勃然變色喝道，

「你真々可惡！老區長已經說道——賊仔三若買餅子分配庄民，自然你的冤枉不雪而自雪了。這樣公道的辦法你猶以爲不足那末好，盡管你來！我要叫楊仔三不必分配餅子了，看今你會放什麼屁！」

阿應聽罷，果然面有慚色，默然無言。這時多虧的應嫂阿突然地吵嚷起來，罵道，

「你這爛好化真無天良，不惜天雷打死，你起初認賴我夫偷掠

鴉，我夫沒處伸冤，祇得將自己的鴉母任你去選，你從二百餘隻的鴉母群內選了這隻，摸了復摸，摸着最『肥水』屁尻直要生卵的便是你的……」

應嫂阿說未完，簡先生進住大聲罵道，

「你騙的，王八查媒講什麼道理！」

應嫂阿猶未聽畢便烘火熱的大噪大嚷起來，罵個殺千刀，罵得狗頭噴血。肥胖的組合長忽站起來，裝着打架的勢頭，簡先生娘忽從門後閃出，插嘴便大罵一場，罵得聲々句句都是媽的什麼，好得老區長作好作呆力勸，双方纔歸平靜了。黃先生攬住簡先生向應嫂阿喝道，

「馬鹿！你道這是什麼地方，不是破厝桶仔ぞ，你罵的是什麼か？你看，老區長的長衫被你撕破了ちないか？」

黃莊長把五尺不過的身材，靠於簡先生的胸前，大放目人腔口的話辭，這一來，應嫂阿確實着了一驚吧。連忙點頭道，「唉喲冤枉！不不，不是我那，那是簡先生娘撕破的，伊要走過來打我，和區長掙扎來掙扎去撕破的……」

老區長牽起裂破了的衫裾，溫々柔々地說道

「我今天有點事情我要先失陪了。」

「好了，大家罷了，阿應你自己的鴉母帶回去吧，一個不離不離的村漢在這裡搆鬧一場，那已經夠了，還要乞求什麼？你婦人家也太不知廉恥了，不識自己分身，敢胡鬧擅罵先生和先生娘，可謂小人與女子難養，贅大包天！這設在清朝時豈肯放你千休！」

老區長很沉着的說了復說，扭了頭，搖得頭顱像張蟹一般的。

「這本是村漢真不知死活，動不動就跟人家說什麼道理，試問

還有什麼道理講？」

何組合長的話都是由肥胖的肚裏發出來的，所以確實嘹亮好聽。林前庄長接着組合長的下句喝道，

「沒有個不說你不是，你好々趕快滾出去！你知道法律上有

一條家宅侵入罪嗎？你若不赶快滾出去，你馬上要吃刑案你曉得嗎？」

簡先生怒氣似乎猶未息，忽地喊叫「清胡，清良」他兩兒子的名，簡太太也許是爲了剛才激罵的緣故，嘎了聲音說道，

「他們今早都往市去了。」

簡先生聽畢更發出瘋狂般的罵聲轉叫長工阿爲的名，阿爲應聲從大廳門外閃出來了。簡先生大喝問道，

「誰叫你去請這諸位先生來！」

阿爲默然不答，停一會兒似笑非笑的答道

「怎麼了，扁義士怎樣說了？」

### 第十五號

阿爲到日落西山烏鵲歸巢的時候，纔似乎很疲倦很悽然地回來。他一路進門限就像沒有骨頭般的把背子靠於破門扇，崩也

似的坐下門限側的小竹椅了。應嫂阿從暗澹底後壁房運出那双繩足的壞冬筍出來，揩々手間，

應嫂阿將筍字讀做扁字音，捏着屁股，露出露齒在着很開心

的情形間，然而他一言不發，喘了一口氣祇是搖頭。

「到底怎樣了？前天扁護士不是會說一定會贏的嗎？」

她知道事情不好了吧，躲在凸額下的小眼睛表出狼狽神情，露齒也搖得很不自然了。

這時候恰巧阿爲走進來，站在阿應的面前，笑哈哈地問道：「嘩，怎麼了？好像不快活呢！」

他的笑筋很發達，嘴很潤，額幅很狹，笑起來很像婆孫的面形，但是笑容却很可掬的，阿應看阿爲來訪，頓生一些活氣，和他寒暄了一會兒，然後說：

「他媽的，薛景福今天叫我去，他竟吩咐我勿要『訟告』了。」

阿應說畢復沈默下去，嘴角微露一點莫明其妙的苦笑，阿爲伸手拉條椅條坐下，抱起右膝道：

「薛仔景福？是那個腳屑辯護士嗎？哼！……」

他歎了口氣，想了想，說：

「哼！什麼？叫你勿要訟告！慢着……奇怪，噃！我知道了，說不定他是吃了『後手錢』！他媽的！」

他放下膝股，把右手伸到背後表演拿錢的姿勢。應嫂很焦急底插嘴問道：

「那末咱們拿去給他的三十塊錢前金呢！」

阿應答道：

「向誰討？」

她睜開小眼睛嚷道：

「斷頭短命！事情不辨吃錢吃要吐血！」

阿應轉向阿爲道：

「他不但叫我不要訟告，並且嚇我若強要提起告訴，簡化倒要告我誣告，說這一來我就要吃刑案了。」

「你怎麼樣回答他呢？」

「我沒有法子祇得『收腳』回來了。」

「他媽的，那末要怎樣是好？」

「不要緊，去找日本人辯護士，日本人倒是公道一點，幹罷，怕他什麼？」

阿爲忽又抱起膝股，以自言自語的嘆道：

「他媽的『明知沒伊法，告給伊裏也好』……世間總是有錢頂好，「有錢使鬼也會扭磨！」

「罷！他媽的，這時候總是爭氣不爭財，就將兩群鴨母去配他也吧，但是……爲了我的事情……竟害你沒『頭路』！」

「講他什麼？我老早就想走了，沒有關係，我現在天在做人家的小工還落得快活一點，簡化化的飯是難吃的。」

應嫂似乎耐不到阿爲話說完，便指手畫腳喊道：

「告、告、拜託日本人好，臺灣人是最會『擊柴仔撞目睛的』！」

## 第二十號

甲鵝辯護士的事務所，下午二點多鐘頭，坐的三個洋裝，兩個長衫，一個和服，談話正熱當兒。

「……如果先生不同情我，也請看這幾位的面子……就是老區——他雖然不會說國語，也是很懽愛這起事情，同我一路來拜託先生的……」

簡先生——蒙古將軍的八面威風——今天一些都沒有了。他輕聲細說，態度溫柔，像一隻在羞怯尾巴的小狗兒。

「不行！」

甲鵝先生怒氣勃然，先喝一聲然後說：

「到這麼時候有什麼話說？證據是很充分的！第一你罰劉阿應的事情，N庄民誰也知道的。第二你會向張犁張阿狗買鴨母，阿狗也可以做證人。第三李阿倫發見了楊仔三的鴨母是盜你的，楊仔三已經自供了，楊仔三和李阿倫也可以做證人。第四、你雇用的長工阿爲會替你去張犁阿狗那裡去買鴨母，阿爲也可以做證人。名譽毀損和恐嚇罪的構成證據條件是十足充分的。到這時候說也沒有用處，倒不如趕快回去準備請你的辯護士好嘖。」

甲鵝先生這一套的大論告，演講得簡先生何先生林先生黃先生等無不面面相覷，表露着心寒膽戰的神情，祇顧區長一人呆若木雞，裝着不懂我不懂的顏色，甲鵝先生也許是醉了自己的確聽吧，白衣色的臉兒早出微紅，由袖袋裏拿出一條手巾，將腮邊新剃的鬍須擦了擦，然後說道：

「你們曾攜帶兩百塊錢去買收某辦護士，托他抹殺這條事件這我也探查得明白清楚了，×××能夠買收，難道我們也能夠買收嗎？像你們這樣匪為作惡非加一番警戒不可！」

甲鶴先生好像越罵越熱喉，罵得在座的諸位先生都不敢擡頭仰首了。

## 第二十二號

在醉美樣的一個特別室。一團和氣笑聲哄堂，甲鶴先生滿面春風連々點頭笑道，

「哈々々！好極了，那什麼緊，我知道了，不，今要掛念，

他今不過是一個王八蛋！」

甲鶴先生醉得連舌頭也不大靈動了。

## 第二十五號

阿應和一個事務員坐在甲鶴法律事務所。

「你阿應吧，我是這裡的事務員……」

事務員——袖仔皮面的通事——稍停一會兒再張開那厚唇說

「甲鶴先生叫我同你說，他將你的事件研究後，現在已經明白

那是不行的，很難勝訴……」

阿應瞪着瞳子問道，

「難勝訴？是什麼意思？」

袖仔皮忽然呈出怒氣道，

「你不曉得？難勝訴就是說很難贏的意思啦——阿應的頰筋逐漸浮隆起來，問道，

「甲鶴先生前天不是曾說一定會贏的？」

「所以說因為研究後邊知道不行的嘛。」

袖仔皮過了一陣復說，

「所以先生吩咐你不要再鬧什麼訴訟了……」

袖仔皮停了一程，阿應祇是默然無言。

「不過……日前你曾拿來的前金五十塊錢却要還你……」

袖仔皮放下雙眉，從抽屜內拿出五張十塊鈔票擲到他的面前

又再伸手拿回來，算一算，摸一摸，復擲回去，以滌滯的聲音說。

「你記得吧，前番薛辦護士對你怎樣說過了？事實這是很難輸贏的，不過我們的先生辦起來却也不一定不贏，總是這一定要到第三審方能解決，到第三審的費用……」

袖仔皮把卓子上的算盤好像念咒語般的彈一下，釘視着阿應說，

「總要六七百塊錢，六七百塊錢！你擔得起嗎？六七百塊錢！」

「阿應，你這樣受簡化的躊躇，誰不同情你？聽說你前次曾花了三十塊錢前金給薛辦護士……像你這樣貧窮，三十塊錢是非同少可的錢哪，也罷，自我這裡拿三十塊補你吧！」

## 一、臺灣經濟問題の特質と批判 陳逢源先生著

定價 二圓五十錢

送刊 八 錢

定價 三 十 錢

送刊 四 錢

## 一、外地米統制問題

臺灣文藝協會發刊

## 先發部隊（創刊號）

定價 三 十 錢

送刊 二 錢

錢

阿應到這時候方纔從夢裏醒來的樣子，很失望的喘了一口太息，摸起那五張的鈔票轉下「腳巾頭」，每一個大禮，很沒有氣力一步一蹶地跨出事務所的門限了。

他萬想不到他還有應得的三十塊錢——曾給薛辦護士的前金由簡先生另再支錢的分額——和二十塊錢的講茶錢（講和的酒錢）那晚上都被袖仔皮和他的同事在一個酒樓花費掉了。

他更不知道甲鶴先生賺四百塊錢，竟將他的事件變賣了。

(完)

(一九三四·九·一〇)